

网络原名《午夜开棺人》

唐小豪

作品

欲望是推动人前进的动力，
同时也是滋生恐惧的源泉。

湘西秘闻

②
《镇魂棺》

川西 秘闻

② 《镇魂棺》

唐小豪
作品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西秘闻. 2, 镇魂棺 / 唐小豪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218-10829-2

I. ①川…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1063 号

Chuan Xi Mi Wen 2: Zhen Hun Guan

川西秘闻 2: 镇魂棺
唐小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聚刻文化艾成歌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李 敏
装帧设计: 荆 棘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第一章 村道亡尸

001

第二章 腐尸村中嬉笑啼哭

007

第三章 诡异的洋人女孩儿

013

第四章 陌生人·「鬼胎」

018

第五章 浓雾中的绅士

024

第六章 黑色鼠浴

030

第七章 夜惊魂

036

第八章 惊悚电梯间

042

第九章 扭断手脚的双尸

048

第十章 霍克家族门口的中国男子

054

第十一章 嗜血夜叉

060

第十二章 奇人廖延奇

066

第十三章 挂在衣架上的人

071

第十四章 九重血浴

076

第十五章 白日噩梦

081

第十六章 百里之外的威胁

087

第十七章 「潘多拉盒子」

092

第十八章 邪术的进化

098

第十九章 夜叉王再现

第二十章 血腥交易

第二十一章 教堂鬼打墙

第二十二章 告解厅

第二十三章 算命村与球尸

第二十四章 毁尸灭迹

第二十五章 轮回间的春梦

第二十六章 真有奇人？

第二十七章 廖然的诡异笔记

第二十八章 义庄鬼啸

第二十九章 生死地阴门

第三十章 阴兵借道

第三十一章 阴阳眼

第三十二章 阴森鬼市

第三十三章 幽冥摆渡人

第三十四章 千尸屋

第三十五章 廖延奇的秘密

192 188 184 179 174 168 162 156 150 144 139 132 126 120 115 109 104

第三十六章 不是人

第三十七章 笔记中的疑团

第三十八章 放阴

第三十九章 向阴人药方

第四十章 峰回路转

第四十一章 放阴前的疑惑

第四十二章 干裂的躯壳

第四十三章 死亡的味道

第四十四章 停尸间内的三才位

第四十五章 恐惧的焦躁

第四十六章 回家

第四十七章 警队除名

第四十八章 养鬼杀人

第四十九章 奇异的古民居

第五十章 奇门九局

第五十一章 说各方言的老头

第五十二章 行走的村庄

第五十三章 肉香

第五十四章 不腐烂的尸体

第五十五章 老头儿的身
份

第五十六章 燃烧的腿骨

第五十七章 不祥的起
源

第五十八章 测鬼

第五十九章 解放前的秘
密

第六十章 墓碑群

第六十一章 墓碑下的干尸

第六十二章 腐尸宴

第六十三章 斗阴拳

第六十四章 手格术

第六十五章 诡异村落的真
相

第六十六章 恐怖的理想

第六十七章 极度残暴

第六十八章 复活

第六十九章 地狱火海

第七十章 掩饰真相

1911年，保路运动前夕，川西石坎镇，水牛坝村。

一队驻守石坎镇的清军慢慢行走在村外的小道上，这个五十人的队伍，除了领队的两名军官之外，其他人都身背清一色的“汉阳造”，在队伍最后面的那辆马车上还架着一挺用油布遮盖着的马克辛机枪。

傍晚的夕阳洒在他们身上，拉长了地上的身影，由于行走的时间较长，众人都显得疲惫不堪。

骑马走在最前面的协参领张浩天勒马停在路边，看着从眼前经过的队伍，苦笑着摇摇头，又轻叹了一口气。在其身边另外一匹马上的下属协军校廖然见状忙问：“大人，何事苦恼？”

张浩天摘下自己的军帽，卷起马鞭，拍了拍自己的肩章，道：“协参领这个职位在朝廷也是堂堂的正四品大员，今天却要亲自领一队人马去救几个洋人……洋人洋人，还真是洋大人，得罪不起！”

张浩天话音刚落，空中就猛地响起了一个炸雷，吓了在马上的两人一跳。

五日前，刚从武昌赶来的，在蓉城待命的张浩天突然接到兵部的一纸文书，让其立刻赶往石坎镇，在那里点一队兵马，亲自带队到石坎镇下属的水牛坝村去救几个在那里勘查铁路地形的洋人。至于为什么要去救他们，文书上没有说，张浩

天也不方便问，只是推断大概是与洋人的铁路有关系。

军令如山，张浩天只得带了亲信廖然，点了五十名精兵，星夜兼程赶到石坎镇。临走时，张浩天知道最近蜀地不太平，特地要了一挺马克辛机枪，用马车载着，毕竟这救人事大，不可怠慢，万一遭遇了民变，五十支“汉阳造”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

雷声过后，廖然抬头看天，原本晴朗可见夕阳的天空，霎时间乌云密布，黑色的云彩翻滚着从西面袭来，看样子就要下暴雨了。

廖然又看着前方已经依稀可见的水牛坝村，手指着村口的那个牌坊，道：“大人，我们还是赶紧进村吧，找到那几个洋人，等暴雨过后，立刻赶回石坎镇，最近不太平，还是小心为上。”

张浩天抬头看着满是乌云的天空，愤愤道：“说一句‘洋人’，连老天爷都不满，这世道变了，天也变了，朝廷……也变了。”

“嘘！”廖然忙低声制止张浩天继续说下去，就差没有伸手捂他的嘴巴了，“大人呀，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是传出去，肯定有人给你戴一顶革命党的帽子！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

“革命党？就算老子真的是革命党又如何？这天下迟早要变，新军中不是早就盛传有革命党吗？你杀了这一批，还会出现另外一批……”张浩天刚说到这儿，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就堵住了他的嘴巴，胯下的马匹受惊扬起前蹄嘶鸣，他赶紧死死地拽住缰绳，随后掏出腰间匣子里的手枪。

因为在刚才闪电划过的刹那，他清楚地看见前方村道中间竟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停！”廖然也发现了村道中间的那个人，赶紧叫停队伍。就在刚才前方村道上还空无一人，怎么会在顷刻间就凭空出现一个人？

廖然掏出枪来，拍马向前行了几步，探头向前仔细看着。发现站在村道中间的那人，穿着长褂，低着头，双手耷拉在前方，一阵风吹去，那人的手就如钟摆一样左右晃动，看起来很是骇人。

“什么人？”张浩天翻身下马，将手枪上膛。张浩天上膛的声音传到身后士兵的耳朵里，士兵们也纷纷将手中的步枪上膛，对准了前方村道中间的那个怪人。

廖然回头举起枪，向下压了压，示意士兵们不要轻举妄动，又双手一分，让他们分成两队分别隐蔽在路边，等待命令，以防有突发情况出现。

张浩天冲廖然摆摆手，让他不要说话，自己向前走了几步，高声喊道：“何

人挡路？我们是官府的……”

张浩天的话还没有说完，便听到水牛坝村内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刺耳，同时他还发现村子上面天空的颜色竟变得血红。

张浩天向前一步，侧耳去听，仔细听来，那是“吱吱吱吱”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在摩擦着什么东西一样。

此时廖然慢慢地蹲了下去，用手按住地面，又抬头看着村子正上方血红色的天空，低声道：“大人，有古怪。”

“是有古怪，是不是村子里出了什么事？”

“以前我经历过地震，这和地震前的征兆有些相似，红色的天空，莫名其妙的声音，不过大人你看……”廖然伸手指着水牛坝村，“这个时间，村子里连半点儿灯光都看不到，也没有听到人声，连狗叫声都没有，太安静了。”

廖然说完，发现前方村道中间那个低着头的人，向前迈着步子，看那姿势就好像双脚上戴有枷锁，每走一步都显得特别沉重，没有走几步，那怪人又停了下来，双手举起来，又慢慢放下来，伸向张浩天和廖然这个方向，不知道要做什么。

廖然和张浩天对视一眼，随后廖然喝道：“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

这句话似乎有点儿作用，那人身子一抖，随后缓缓地抬起头来，但因为已是傍晚，天空中又有乌云遮日，两人只能看见那个怪人的身形，根本无法看清楚怪人的面容。

就在廖然准备上前的时候，从水牛坝村传来的那奇怪的“吱吱”声突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毫不夸张地说，本来无形的声音，两人用肉眼都可以看见。怪声一浪接着一浪，翻滚而来，无比刺耳，两人立即捂上耳朵，可依然无法阻止那声音从手指缝儿中钻进去。

咬着牙侧头，无比难受的张浩天眼角的余光却发现，从村口方向涌出了黑色的潮水……

“那……那是什么东西？”张浩天惊呆了，也顾不得声音刺耳，双手放下，盯着快速向他们袭来的黑色潮水。

黑潮伴随着“吱吱”声，沿着村道和周围的粮田铺天盖地地流了过来。

“洪水？！”廖然向后退了一步。

以为那黑潮是洪水的张浩天和廖然两人，本想立即上马逃离，却发现那黑潮在经过村道中间那个怪人的身边时，却离奇分开，绕开那个怪人，径直向张浩天

和廖然的方向奔来，速度之快，他们想逃走已经来不及了。

听天由命！两人脑子里同时出现这样的念头，与此同时，黑潮也已经疾奔到了两人的跟前，此时他们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洪水，更不是什么黑色潮水，而是成片成片的老鼠！

而那些先前听到的刺耳的“吱吱”声都是老鼠的尖叫声，不，是凄惨的悲鸣之声。

这两个也算是身经百战的军官，面对这成群的体积小于自己数倍的老鼠，却无能为力，浑身如同被石化了一般，僵硬不动，这种场面他们从未经历过。在他们身后那些士兵也和他们一样，虽然枪口冲前，但身体都僵住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本以为自己会被老鼠群吞噬掉的张浩天，没有想到那群老鼠最终只是绕过了他们，径直向他们身后的远处奔去。

等鼠群经过后，张浩天松了一口气，扭头看向廖然，廖然脸色惨白，满脸都是汗珠，见张浩天看着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好半天才说：“大人，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了？

廖然虽然这样说，但浑身还在止不住地发抖，握住手枪的右手还在不停地晃动。人对人尚且有力可施，但对付老鼠这种东西，特别是成片成堆成群的老鼠，几乎是无能为力。可此时，两人都没有察觉到，在前方村道中间的怪人，在鼠群经过的时候，挪动着步子，已经快走到他们跟前来了……

两人抬眼看向前方时，才意识到那个怪人已经距自己只有几步之遥了，随后两人同时举起手枪，对准那个怪人，齐声喝道：“站住！”

怪人站定不动，但呼吸声听起来特别清晰，每呼出一口气就如牛喘，如同身负重物一般。

张浩天看着满脸是汗的廖然，递了一个眼色，举起自己的左手，示意身后的士兵跟上，紧接着自己绕向那个怪人的右侧，廖然则绕向那个怪人的左侧。

身后的士兵也端起枪慢慢挪动步子，走近那个怪人。

众人将怪人团团围住后，怪人不再摇晃，也不再发出喘气的声音。张浩天觉得奇怪，向前迈了一步，用枪口捅了捅那个怪人的身体，这一捅不要紧，却从那个怪人的身上捅掉了什么东西，“啪嗒”一下落在了张浩天的军靴上。

张浩天低头，拿过身后士兵提着的马灯一看，被惊了一跳，从怪人身上掉下

来的竟是一块血肉模糊的烂肉！烂肉中还有白色的蛆虫在蠕动，从烂肉的一端钻向另外一端……

张浩天看清楚的同时，在他身边的几名士兵也都看清楚了，纷纷向后退了好几步，但毕竟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的枪口依然对着那个怪人。

作为协参领的张浩天，定了定神，并没有慌张，拿过马灯去照那个怪人的面部，借着马灯的光线，张浩天发现那个怪人的脸很是奇怪，面色灰青，皮肤下好像还蔓延着如树根一样的东西。

“洋人？！”张浩天终于看清楚那人的面容，不是中国人，而是洋人！

同时，廖然借着马灯的灯光也看清楚了怪人的脸，他伸手抹去自己脸上的汗水，也不管那洋人身上传来的阵阵如腐尸一样的恶臭，吞了口唾沫，说：“大人，这该不会……就是上面让我们来救的洋人吧？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文书上说的不是一个，是几个，但这个肯定就是他们其中之一。”张浩天盯着洋人灰青色的脸，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刚才没有注意到他是洋人，完全是因为这家伙把自己剃成了秃子，戴了一顶有辫子的假发，在看不清面容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察觉到他不是中国人。

张浩天扭头去看水牛坝村的天空，那里还是一片血红色，而且颜色比刚才还要浓，血红色的乌云在空中翻滚，还能看见闪电在云层中拉扯着。闪电划过时，带着血红色的光芒覆盖住整个水牛坝村，诡异的血红色在村中的瓦房之间游动。村子里依然看不见灯光，没有其他的声音，也看不见半个人影。

“肯定出什么怪事了，把这个洋人放在马车上，我们赶紧进村去看看怎么回事，所有人检查枪支！”张浩天对着众人说。

廖然点点头，刚要吩咐手下的士兵去抬那个洋人，没想到那个洋人竟猛地抬起头来，对着天空张大嘴巴……

在那个洋人张大嘴巴的同时，张浩天、廖然等人也都张大了嘴巴，慢慢放下了枪口，因为那个洋人的嘴巴张大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正常人，嘴唇周围被撕裂，一片片青色的皮肤如枯叶一般从洋人的脸上落下，随后洋人口中的牙齿也一颗颗开始向下掉落。

“他娘的，这洋人已经死了！”廖然吼了一声，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壮胆，这洋人的样子和自己曾经在战场上看见的那些腐尸一样，可为什么他还能动弹？为什么他的喉结还在上下蠕动？就好像他咽喉中有什么东西在钻来钻去一样，口中还发出奇怪的“嗡嗡”声。

本来团团围住洋人的士兵们见此情形，忙向后急退了好几步，有两三名士兵因为退得太急，直接跌进了身后的庄稼地中，他们摔倒之后，依然张大嘴巴，仰视着那个已经死去了但还在活动的洋人。

张浩天是众人中唯一没有退后的人，他站在那儿看着洋人的耳朵开始从脑袋上掉落下来，紧接着是眼眶中的那双眼珠子开始向外凸出，眼珠子周围还带着黑色的血液，好像是有人用手指将眼珠从脑袋里面顶出来的一样。

眼珠掉落出眼眶后，后面还带着一丝筋肉，一颗血珠顺着筋肉滚落下来，砸在眼珠上……

周围静得可怕，没有害怕的叫声，张浩天只能听见洋人口中发出的“嗡嗡”声，还有自己的心跳声。

“嗡嗡嗡嗡嗡嗡……”

“扑通……扑通……扑通……”

洋人口中发出的声音和自己的心跳声融合在一起，使得张浩天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抬起了枪口，对准了那洋人的脑袋。

“砰！”

一声枪响后，张浩天回过神来，看着自己对面的廖然，廖然的枪口冒着青烟。廖然开枪了！

廖然见张浩天看着自己：“大人，这个洋人已经死了！不是我杀的！”

张浩天知道廖然不想给自己背上杀洋人的黑锅，但这个洋人的确已经死了，哪有活着的人眼珠子、耳朵都往下掉的？不过话说回来，哪有已死的人还可以自由活动的？

那颗子弹近距离的冲击力把那个洋人的头盖骨掀开了一大块，但洋人依然站立不动，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但头盖骨掀开的那部分却流出了夹杂着黑色血液的脑浆，沿着他的后脑流了一背。

刺鼻的腐臭气味，让张浩天后退了几步，捏住了鼻子，让大家散开，不要靠近这个怪物，因为他担心这个已死的洋人是中了什么诡异的毒。他早年就听说四川有些使毒的好手，有些厉害的毒药能直接让人化成血水，不过那只是传说，他也没有亲眼证实过。

“嗡嗡”声还在持续，张浩天紧盯着那个洋人的嘴巴，竟看到有什么东西从他嘴里爬出来，他赶紧举起马灯凑近去看，这一看不要紧，却发现洋人口中竟然

包着一堆堆的绿头苍蝇！

那些苍蝇一见灯光，卷成一团向马灯袭来，立刻就贴满了整个马灯。

还提着马灯的张浩天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打了个寒战，马灯从手中滑落，砸在了那个洋人的脚上，马灯中的灯油流了出来，开始在那个洋人的腿部燃烧。

同时，洋人头盖骨掀开处也飞出了如烟雾一样的苍蝇，纷纷向那堆火扑去，那样子就像是要试图扑灭火焰一样。火焰烧尽苍蝇后的焦臭味，混杂着洋人脚上腐肉被烧的气味，张浩天终于忍不住，扭头“哇哇”大吐起来。

张浩天的呕吐就像是传染一样，周围好些士兵都开始俯身呕吐。

吐了一阵后，张浩天一抹嘴巴再抬头，发现那个洋人已经被火焰吞噬了，他浑身上下就好像被浇了火油一样，烧得很快，但整个人依然保持站立的姿势，此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洋人竟扭过头来对着张浩天吐出一个字：“狗……”

狗？什么狗？！这个字刚从洋人口中说出，洋人的脑袋一偏，从脖颈处断裂，落到地面，滚了几圈后，滑进了旁边的庄稼地中。

张浩天看廖然还在发呆，举枪对天开了一枪，喊道：“随我进村，快！”

虽然张浩天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何事，但发生在这个洋人身上的事情太过于诡异，他不得不去查个明白，到底在水牛坝村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他洋人又去了什么地方！

此时，廖然奔到张浩天跟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说：“大人，我们走吧！”

“为何要走？！”张浩天看着廖然那张依然惨白的脸，不明所以，难道说廖然发现了什么？

廖然扭头看着已经被烧成黑炭的洋人的无头尸体，说：“大人，这个洋人刚才所说的‘狗’就是洋文里‘走’的意思！我上过洋学堂，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是在让我们逃呀！我们走吧！”

张浩天感觉廖然抓住自己手臂的双手在发抖。

张浩天盯着水牛坝村，木然地摇了摇头：“不，我得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

“大人！”廖然抓住张浩天的手依然没有松开，紧紧拽住，“我们不如回石坎镇再调些人马来！等大队到了之后……”

“不行！我得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是不是这群妖人在这里做了什么歹事！”张浩天一直认为洋人就是“妖人”，他推开廖然，翻身上马，但随即一想觉得廖然的话还是有些道理，毕竟发生了如此怪异离奇的事情，不立即上报，插

出娄子来，自己的顶戴花翎不保不说，这条命恐怕也会丢了。

张浩天紧握马匹的缰绳，对廖然说：“你带两个人立即回镇上调兵！剩下的人立即跟我进村！”

说完，张浩天拍马向水牛坝村疾驰而去，身后的士兵也立即跑步跟上。

廖然看着张浩天离去的背影，推了一把留下来的那两名士兵，说：“我一个人回镇上调兵，你们立即追上张大人，无论发生何事，一定要保大人平安！否则拿你们是问！”

那两名士兵互相对视一眼，刚才经历的一切已经把他们吓得不轻了，更何况还要去水牛坝村里面？本以为可以跟随廖然回镇上暂时避开，却没想到廖然让他们跟随张浩天去那个“恐惧的源头”……

再说疾奔进水牛坝村的张浩天，拍马进了村子后，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落犹如荒废了数年之久，所有房屋都破烂不堪，表层上还覆盖了一层白灰。

张浩天翻身下马，拔出手枪，小心翼翼地靠近离自己最近的一间瓦房，刚准备进入瓦房中，就看见瓦房旁边的牛棚里，立着一头纹丝不动的黄牛，因为黄牛皮肤的颜色，又因为天色过暗，他一时没有看清那头黄牛已经成为了腐尸。

虽然黄牛已成腐尸，却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头颅高昂，朝向空中，看样子是想扯断绑在鼻环上的绳索逃离牛棚。在拴牛柱的旁边，张浩天发现还有一根被扯断的绳索，绳索上带着一个铁环，看来这牛棚中应该不止一头牛，另外一头为了逃跑，不顾疼痛，连鼻环都拉破了。

这个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浩天扔下那截断绳，顺着地上的血迹一路看去，想搞明白这些牲畜要逃去哪里。

张浩天刚走过那间瓦房，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猛地举起了手中的枪。

此时，一路追赶张浩天而来的士兵们也全数赶到，掠过张浩天的肩头看见平坝中的情景，也齐刷刷地举起了手中的枪……

平坝中，站着无数人和牲畜，他们都保持着奔跑的姿势，但无一例外都变成了腐尸。

人、牛、马、驴、狗……成为了一条线，延伸向村子外的一个方向。

张浩天持枪对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腐尸的脑袋，慢慢靠近，从其背后绕到前方，仔细看着腐尸的脸，那副模样和先前看到的那个洋人完全一样，再看周围的腐尸，表面也都相同，只是这些人都已经彻底死了，没有如先前那个洋人一般自

由活动。

张浩天提枪在腐尸群中慢慢走着，向腐尸群延伸的方向走去，想看看他们到底要逃向什么地方。在其后方腐尸群外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敢跟随他进去，虽然都举起手中的步枪，却不知道到底应该对准哪一具腐尸。

张浩天慢慢地挪动着步子，借着后方士兵手中微弱的马灯灯光，向前走着，走了几步，脚下踩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他立刻挪开步子，下意识将枪口下移，对准刚才踩到的地方，俯身下去仔细看了看，竟发现刚才踩到的是一个洋娃娃。

在当时的中国，洋娃娃算是稀罕物，能够拥有它的除了来中国的洋人之外，就只有京城那些常与洋人交际的达官贵人了，其他很多大户人家就算有钱都买不到。张浩天还在京城的时候，曾经在一次英国人举行的什么宴会上，看见一个英国小女孩儿怀中就抱着一个，那洋娃娃的样子和现在自己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

此时，张浩天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说来水牛坝村的洋人中还包括一个孩子？

张浩天捡起那个洋娃娃，发现洋娃娃的身上还有泥土，伸手一摸，是湿泥？随后拿着洋娃娃退回到士兵之间，拿过马灯在四周一看，地上的泥土很干，没有下过雨的痕迹，这么说这些湿泥肯定不是来自地面。

“你们分成四队，在村子里面搜索下那些洋人的踪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张浩天抓着那个洋娃娃对手下的士兵发令道。

下令后，除了部分士兵动了动，大部分都保持原样，没有立即开始行动。

张浩天的目光在这些士兵身上扫过，厉声道：“你们想抗命吗？赶紧去搜！”

“大人……”一名离张浩天较近的士兵壮着胆子说，“这个村子太邪门了，我们还是等大队来了再说吧，万一出了什么事……”

士兵说到这儿，目光转移到了张浩天身后的那一具具保持站立姿势的腐尸身上。

张浩天当然知道这些士兵在担心什么，但目前来看，这些腐尸虽然邪门，但从刚才村道上那具洋人腐尸来看，这些死人还不至于伤害人。此行的首要目标是找到那些来村子里的洋人，这样一来也能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张浩天最担心的还是这些洋人是否和村子中发生的这些怪事有干系！从刚才发现的第一具洋人腐尸的穿着来看，这些洋人故意将自己打扮成当地人的模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张浩天记得自己接触的那些洋人，虽然对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很好奇，但骨子里却带着一种鄙视，他们是绝对不会穿中国人的衣服的，更